

关注文化、思想，呈现“旅行文学”的新向度

北纬四十度的历史关切与凝视

本报记者 陈俊宇

旅行写作长期不被看作是一个独立的门类。直到近几年，“走读书写”或称“旅行文学”才开始有了变化。先是三年前，历史学者罗新的《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吸引了众多的眼球，再就是今年春天，前媒体人杨潇的《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出版，而最近面世的一部“学术性散文集作品”《北纬四十度》引发人们的关注更凸显了这样的变化。

不是停留在旅行，为旅行而旅行，而是通过旅行文学作品表达自己对文化、思想的关注和对社会的关怀，甚至以这种方式来参与当代社会的历史进程，这使得“旅行文学”达到了新的高度。

文化散文集《北纬四十度》有所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参与”，这是作者陈福民的书写动机之一。以历史为经，以北纬40度地理带为纬，去展开和呈现出一幅“参与性”的千古江山图，这是他长久以来的意愿。书中所写的所有地点，“我”都用脚丈量过，但在具体行文时，“我”大多数时候都是隐身在史料考据、实地勘察以及解读感受的背后，警惕抒情，带着一双关切的双眼，凝视与思考历史。

思考与关切

G6高速公路从起点东经116度的北京，

追寻光辉足迹 书香中国万里行 西柏坡站线上启动

本报讯 日前，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局指导，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集团）、河北省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中共石家庄市委宣传部、西柏坡纪念馆承办的“追寻光辉足迹”主题阅读活动在西柏坡纪念馆广场举行。“书香中国万里行·西柏坡站”线上活动同时启动。

西柏坡站活动围绕弘扬和传承以“两个务必”为核心的西柏坡精神，重点回顾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中国命运的三大战役等重大历史事件，以诵读、情景剧、故事微访谈、红色出版物推介、重要纪念地朗诵快闪等形式，再现了西柏坡时期中国革命的历史瞬间。

聚焦感悟初心使命、激励奋发进取，情景剧《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回顾了西柏坡时期的历史。在现场，西柏坡纪念馆研究部主任康彦新讲述了西柏坡电报机背后的故事，并推介特色文创产品《毛泽东西柏坡时期文稿手迹精选典藏》；石家庄市红星小学25名师生带来少儿情景朗诵《红星树下讲党史》，通过英雄模范人物讲党史，让信仰之光照亮少儿未来前行之路；河北省新华书店向平山县平山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捐赠价值两万元的红色图书，把党史教育融入生动有趣、喜闻乐见的阅读推广活动中。

西柏坡站活动还选取了河北省党史学习教育红色文化路线的代表地唐山李大钊纪念馆、邢台前南峪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塞罕坝机械林场纪念馆等场所开展朗读快闪，再现红色阅读热潮。

“追寻光辉足迹”主题阅读活动，以上海和浙江嘉兴为起点，沿着波澜壮阔党的斗争史、奋斗史、建设史足迹，在井冈山、遵义、延安、西柏坡、北京等地接续举办红色阅读主题活动。（朱文）

到东经107度的临河，一条直线刚好坐落在北纬40度这条地理带上，连缀着中国最早的长城之一——“战国北长城”。

这条直线陈福民自驾走过很多次，直线上的很多城市、定居点，以及左右两侧不甚知名的旗镇，他都停留甚至居住过。行驶抑或停顿，心中充塞已久无法释放的怀想如约而至。

北纬40度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在它的南方，男耕女织；在它的北方，骏马驰骋。在那条地理带内外，不同的族群打量着对方，想象着对方，也融入了对方。

陈福民因此提出了“北纬四十度”这个跨界性文化历史概念。司马迁笔下的李牧，与“匈奴”有关的故事，再后来，鲜卑人、突厥人、契丹人、金人、蒙古人等等，故事发生的场域，基本上都在长城所在之北纬40度线上。

阅读与行走，疑惑一直都在：游牧民族不断向南突进，动机究竟是什么？在这个问题的启发下，陈福民选择了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匈奴单于自登高祖，卫青、霍去病击退匈奴，安史之乱，燕云十六州民族融合，土木之变等等历史与人物，写下了他对于“民族冲突与融合”的思考与关切。

“硬知识”和柔軟性

围绕着北纬40度，从公元前300年的赵武灵王直至17世纪的康熙皇帝，每一个具体的话题都牵涉到繁巨的历史。“我希望通过

这次写作打开一种被遮蔽的历史面相，从而在不同民族互相学习、互相塑造的背景下，呈现出自己的历史。”陈福民寄望于通过这种写作，在历史领域为文学赢得应有的光荣与尊重。

事实上，写作的过程是在“束缚”与“自由”之间奔突。最大的“束缚”来自历史领域那双“看不见的眼睛”。占有的史料多少、各种同类史料间的比对与甄别，等等，花费了他巨大的精力，还常有力不从心之感。“自由”则来自漫游文学几十年的感受和积累，这让他能比较自如地控制语言、词汇、叙述节奏和修辞表述。

而这正是文学与历史的关系。二者关系一言难尽，陈福民不赞成以“抒情”干扰历史表达。“文学在处理历史题材时，不仅要遵循一般的生活真实，尤需遵循另一种真实——即已经有确切结论和考古支持的历史真实。”历史真实的决定性元素，不能建立在人性和道德上。

陈福民希望能够让那些躺在典籍中冷寂的知识活跃起来。它有文学的品性，有知识的容貌，同时，它能自由出入两者之间，迎风矗立。

寻根与致敬

公元1690年，大清王朝与噶尔丹之间的乌兰布通之战，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北纬40度意义上的战争。火炮、滑膛枪等热兵器

装备，意味着北方游牧民族永久性地告别了骑射优势。而战场所在的右北平，见证了旧世界的悲壮落幕。

右北平，始于公元前300年，燕昭王在燕长城内外设置的五郡之一，位置在北纬40~42度一线。这是中原定居文明首次将生存线向北推进了两个纬度并设立行政管辖区。其所含地区包括现在的河北承德、内蒙古赤峰、辽宁朝阳大部分区域。

陈福民生于北纬40度，这是他的故乡。“我的父亲是朝阳人，母亲是赤峰人，而我生长在承德。老热河的承赤朝三地都是我的家园。”这种“巧合”近于天意，于是书中最后一章即是《遥想右北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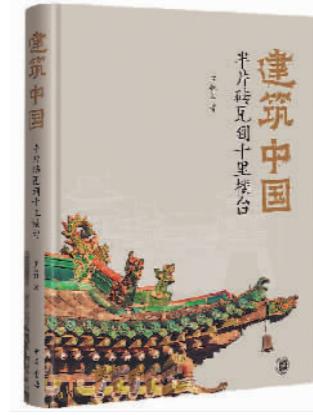
文学批评家白烨说，“右北平”这章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读出文化寻根的意味。陈福民通过历史叙事的方式复现“精神还乡”，而且这不仅是他个人的寻根，也可以是围绕民族做了一个文化寻根。

学者杨早也认为，《北纬四十度》的书写，对消失的故乡、印象中模糊的长城，作者完成了一次属于他个人历史记忆的招魂。这种个人的历史记忆，又呼应着宏大的集体记忆，呼应着两千年来文明的冲突与融合。

右北平消失在岁月的烟云中，陈福民遥想着燕昭王、李广、萧太后等一个又一个人从历史的苍茫中隐隐走来……他在序言中写下，“以‘跨界’的姿态处理北纬40度问题，是我个人的一次文学历险，也是对历史学的致敬，更是对长城和中国北方的致敬。”

G 新书榜单

从海边的房间看建筑中国



《建筑中国》
王振复著 中华书局

中国古典建筑在不同区域呈现出来的不同面貌，体现出传统建筑中物质文物之外的精神线索，而这也与中国古代文明中的思想史一脉相承，并影响至今。透过中国古代建筑，我们可以谈论因建筑文化而起的历史、空间与传统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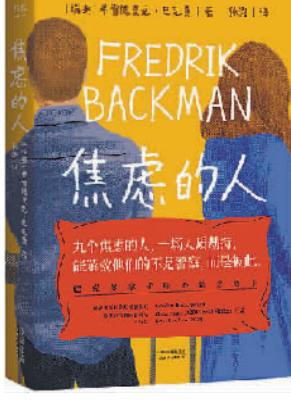
《与艺术对话》
[英]马丁·盖福特著 王燕飞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围绕1945~1970年的伦敦展开，以丰富的采访、亲历为基础，从二战后伦敦的青年画家圈写起，一直写到大卫·霍克尼等画家……全景展现了二战后伦敦绘画的发展历程，可以说是一部多人传记，书中囊括了至少两代画家。



《海边的房间》
黄丽群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书是新生代小说家黄丽群的短篇小说集。典雅细密的汉语，精巧布局，写出一个城市爱好者幽冷世界，以对平凡人事细致入微的体察，构成作品特有的文字张力，拨动平凡市井里的人心与机智，失意人的情欲与哀伤，我们日常的困顿与孤独。



《焦虑的人》
[瑞典]弗雷德里克·巴克曼著 孙璐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

究竟是何种程度的无奈和绝望，迫使一个中年人在新年来临前的早晨，用玩具枪去抢劫一家无现金银行……面对艰难的人生之路，有些人放弃了，有些人还在尽力而为。

(晓阳)

油灯下的读书时光

张燕峰

30年前，我生活在乡下，那时经常停电，家里便常备了一盏煤油灯。每当停电，煤油灯就被请出来，放在吃饭的方桌上。一灯如豆，家人闲话家常，我则开始阅读。昏暗的煤油灯下，我先后读完了《荆棘鸟》《平凡的世界》……屋外，或春雨潇潇，或夏蛙吟唱，或寒风呼啸，我都充耳不闻，完全沉浸在文字的馨香中。读到关键处，有时会自己编撰故事，我编的内容有时温情脉脉，有时如疾风骤雨……

万籁俱寂，村庄进入梦乡，母亲从梦中醒来轻轻嘟囔道，还不快睡。熄灭读书灯，一身都是梦。虽然与心爱的书分离，但内心却是满足与欣慰，我不会立刻进入睡眠状态，而是会回味书中的悲欢离合和跌宕起伏，对人物的行为做出自己的判断。

倦意袭来，我贪婪地吞咽一口唾沫，好像把书中的智慧都吞到了肚子里，然后安然入眠。

第二天醒来，全家人都看着我笑，尤其是哥哥，还对着我挤眉弄眼。我不明就里，追打哥哥，逼问他到底在笑什么。妈妈嗔怪道，还不赶快去照镜子。我一照镜子，自己也笑了，鼻尖、鼻孔、鼻翼都被煤油灯熏得黑黑的，头发还被烧焦一绺，那模样真是滑稽可笑。

可当夜晚来临，我仍会一如既往地提前给煤油灯加油，为停电做好准备。睡前，妈妈连声叮嘱我一定要早睡，但只要捧起书本，就把所有的一切抛之脑后，一颗心在书的世界里遨游，忘记了时间，忘记了自己。

30年的时光倏忽而过，煤油灯已退出历史舞台，可是我依旧怀念那样的读书时光，至今想起来，历历在目。

桂花香自苦难来

——简评沈俊峰长篇小说《桂花王》

邱贵平

《桂花王》是以散文见长的沈俊峰首部长篇小说，呈现了大别山革命时期的残酷和军民鱼水情。

如果说桂花王是大别山的仙树，桂小香则是沦落大别山的仙女。作为革命者的眷属，桂小香受尽苦难，但始终不改坚韧善良的本性：历经了那么多生离死别，始终没有怀疑和离别革命，就像根植沃土的桂花王，千年不倒万载芬芳。

桂小香、吴芳英是血火涅槃的凰，方子成（舒不忘）、桂宝才则是血火涅槃的凤。方子成是真正的九死一生，凭着坚如磐石的“咬定青松不放松，粉身碎骨浑不怕”的革命信念，一次次死里逃生。

桂宝才被捕后，被敌人钉在城墙之上，其视死如归令人震撼。桂花香自苦难来。他们因革命而牺牲，也因革命而永生。沈俊峰将革命者的生生死死，写得丝丝入扣……但在文辞上，却从容不迫、雅致别致，将大别山那段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浓墨重彩却又纤毫毕现成锦绣画卷。

有些遗憾的是，小说本身的缺陷也显而易见：叙述平面结构单一，对话格式化，细节不够丰盈，期待作者写出更好、更多的作品。



让他们从小就爱上阅读

中秋节期间，记者转悠了两家书店，意欲探查一下假日里实体书店是否有比寻常日子更兴旺的景象。

就两家门店所见，相较于平日，直观感觉上顾客确实增加了不少。让记者略感意外的是，其中一间被周边居民区楼宇环抱的书店，有很多少年儿童的身影——估算应该超过三分之一。除少部分在“儿童娱乐区”安静地游玩外，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或者独自寻找、翻阅图书，或者在长者带领下

怎么想着带他们来书店了？在家待着不是打闹、玩游戏就是看电视，带着他们来这里看书挺好的，“得让他们从小就爱上阅读。”

对记者的问题，不愿意透露姓氏的老哥回答说。

图为两名儿童在长辈的引导下正专心地翻读绘本书籍。

(本报记者 欧阳 摄影报道)

游走大地 观看时间

“离出来”，人们看似可以掌握时间。美国哲学家芒福德却说：“自从钟表被发明以来，人类生活中便没有了永恒”。这意味着旧时的生活方式如同博物馆的展品，已不可能复制。

那么寻找便毫无价值了吗？不是。相反，我们首先找到的，恰是明了我们所丧失的。失去永恒犹如失去重力，让人在虚无中漂浮，而承载过生活的事物，却能穿透时间的刻度，让过去、现在和未来发生某种关联。大地艺术节上里山美术馆的米饭讲解员提供了一种方案：米饭被当作艺术品在美术馆展示，甜度、黏度被细致划分，甚至在品尝时有明确的秩序和方法，这样繁复的意识让人的注意力集中于米饭滋味儿的体验，卷首语于是领悟到“永恒应该是享受当下的笃定而不再犹豫不决”，这颇有一种味道：在深刻的体验中感受存在，建构意义。

以此推之，本书的另一重要价值在于提供了“观看”的方式：每位作者如手执镜，映照出自己所见的“大地艺术节”，有些人看见大地的馈赠，有些人体会到人与土地的相处，有些人听见艺术品说话……这些拼贴当然并非“大地艺术节”本身，但却各自反照出观察者的目光。作者们的断想被整合在一起，按照“地、人、艺、思、作”五个部分重新架构，又总

归于“天”之下，贯穿了中国农业文明的基础逻辑。如同旋律构成乐章，“观看”超脱了个体原本的位置和表达的局限，组成了有主题的、和而不同的音乐性表达。在对观看对象的凝视中，主体也凭借这些思考和组织渐渐清晰起来。而在这种表达范式中的观看，也是被仪式化：行旅中的共同体验导致了作者们对基础逻辑的认同，又通过写作和授权行为共同建构了秩序，最终依靠文本传播在时间上使其得以维系——仪式化的传播让“我”与“物”共振并达成共情。

除了艺术品的常规照片外，本书还出现很多颇有象征意味的形象元素，尤以扉页上的稻田背景图最为典型：夏秋之交的稻田，未出现的摄影师站在田间；画面中心另有一幅画作，描绘的是田间景致；此外，画架旁还绘制了一个打伞的卡通小兔子，背对读者，视线朝向画或是稻田，这是画面中的再一重观看。这些“观看”具象化了语言符号；同一客体被呈现为不同的形式，体现出不同的视角，主体被勾勒为特定的观看者形象。更重要的是，阅读者会被引导着重视和参与“观看”……

本书就此拆解了我的难题，艺术能够凝固，目光可以聚焦，那一刻，观看似乎成为一种仪式，让人与时间彼此谅解。

程名

我对《观看：大地艺术节》的期待，是文字将如何把观看呈现为一种仪式，并透过这种仪式，理解大地，理解时间。

这样的期许似乎是个难题。

我们窘迫地意识到自己被从大地上连根拔起，于是在“大地艺术节”这个名称之下，寻找成了第一性的。每个作者的文字都透着急切：行期、展期等时间信息被强调是一方面，更多时候，文字呈现出追寻时间的渴望，这两者几乎势成水火：在生活层面，我们无比依赖确定、有序、机械的安排，而在集体无意中，我们又渴望投进日居月诸、寒来暑往的自然岁月里。

现实生活与集体无意识的撕扯造就了痛苦，这可能源于某种执念。书中多位作者在评论艺术节展品《最后的教室》时说，“强烈地传达了生活与记忆在时间中无法挽留地消逝”，是一个正在消逝的共同体的绝望。如果不追求时间性的存在价值，谁会为消失感到绝望？这也正好反射出现代社会的悖论：每个人都在与时间竞赛，恰如卷首语“钟表与日光”的隐喻，“钟表把时间从人类的活动中分



《秋英呈艳》 郁一桂 [清]

络因 供图